

林希 著

百年记忆

一個普通家族在二十世紀中國百年的浮沉，折現出中國百姓的錄了一個買辦家庭面對會的軍、民、大、小、都是光明和黑暗，造出中國人的睿智，14歲，便過早地被株年的另類人生。追憶歷

一個普通家族的興衰沉。一個普通家族的興衰沉的天津義和團運動開始，本書記其所做出的應變。中國社會所做出的應變，負面共存的格局，如此才立之時，林希先生年僅14歲，便過早地被株年的另類人生。追憶歷

中国社
会出版
社

林
希
著

百年 记忆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K825.6
LX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记忆 / 林希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9

ISBN 7-5087-0702-8

I.百... II.林... III.林希—家族—史料

IV.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3837 号

书 名: 百年记忆

作 者: 林 希

责任编辑: 张殿清

封面设计: 长卿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邮 编: 100032

电 话: 66068205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科文天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3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702-8/K·133

定 价: 28 元

目录

一 写作缘起	1
二 深宅大院里的买办人家	4
三 买办人家评说义和团	20
四 我的父亲母亲	33
五 旧中国印象	51
六 明朗的天	64
七 亲近文学	77
八 人生不归路	87
九 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	95
十 一九五七年的“阳谋”	111
十一 “吃饱了肚子不想家”	123
十二 “你是什么东西？”	132
十三 脱胎换骨	141
十四 右派人生的黑色幽默	164
十五 饥饿	183
十六 活着、或者不活	194
十七 法律的戏弄	207
十八 革命又起	217
十九 十年浩劫	229
二十 百姓可怜	246
廿一 迟来的春天	258

一 写作缘起

记忆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人们在审视历史中创造未来。

记忆积淀下了太多太多悲壮的故事,以致误导后人以为唯惊天动地的豪杰才有权利走进历史,千万年来只默默走着自己人生道路的凡人、甚或至于失意于命运的弱者,只能扮演历史过客的角色,他们的记忆惨遭遗忘。

许多人活得就真似一只蝼蚁,匆匆地生,匆匆地奔忙,直到匆匆地死。他们于生存中得到快乐,又更要伤害时感受痛苦。可悲的是,他们的快乐不被人类分享。他们的痛苦也没有向人类提示警戒。

人知有天,人知有地,人知有始于无,无始于太极,人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人更知每日三省吾身,人知有爱,人知有恨,人知有胜,人知有负,人知有荣,人知有辱,人能知己,人能知彼,人知生当有为,死也当有所。不幸的是,唯任由英雄豪杰喜怒荣辱才溶汇为历史,芸芸众生只能生生死死,逝者如斯。

呜呼,切莫因生命的平凡而放弃神圣的记忆权利,惟千千万万朴实生命记忆,才能融铸成不可涂改的历史真实,春天既属于高树名花,更属于所有的绿色,连同那些被遗忘在山间的荆棘,春天是一切生命共有的节日。

不幸的事实却是,多少年来过于严酷的思维模式,误导人们畏惧历史,历史成了只属于豪杰的生命金字塔,堆砌在这座金字塔里的每一方石块,都刻铸着不朽的真理,解读真理的权利更成了一种政治霸权。于是人类因自身的懦弱为自己制造了精神灾难,人类也由此将自己变成了永远的罪人。

少年时代,看人生只是一场英雄梦,不仅自己要做一名英雄,更羡慕那些英雄家庭,那时只恨自己的长辈中没有人投身社会变革,没

有人为国捐躯，遍查史书，哪怕看到一个远古时候的同姓豪杰，也想着或许会和自己有一点点家族血缘。大失所望，浩瀚的人类历史，英雄实在是少得可怜，更多的芸芸众生却原来都是默默地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平凡的生命不可能在历史上激起一丝的风浪，他们没有大的成功，没有大的失败，没有成功大的事业，也没有给人类制造过一丝灾难。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在英雄时代，这都是些历史的蝼蚁，而在只属于英雄的史书上，万万千千无为的过客，他们属于失语的群落，他们的记忆随风而逝。

我来自平民阶层，自幼因梦想跨出卑微才陷入舞文弄墨的深渊。我的家庭虽然也跻身于名门，但这个“名门”于人类历史毫无意义，这个“名门”，是商业大都会里散发着铜臭的“名门”。但到底中国的每一户人家无论贫富都信奉着同一的理念，儒门教诲仍然被我们这个家庭奉为无比神圣，由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每个孩子自幼都受过严格的家学教育，中国一切的教育，以先哲的话说，“歪歪邪邪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而偏偏是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幸运的是，在我只有 14 岁的时候，中国黑暗历史终于终结，一个充满光明，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就在 4 万万同胞的欢呼声中，步上了历史舞台。我看到过旧时代的黑暗，我和 4 万万同胞一起，迎接了中国新时代曙光的升起。我是一个平民人家的孩子，有幸生于平民时代，我应该有美好的青春，我有权利享受幸福人生。

不幸的是，我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利，我的遭遇也许并不是我们这一代失语者中最不幸的一个，但我经历了我们这一代失语者人生的全部过程，我属于失语者群体，长达几十年的人生社会，没有我们的声音。

我们为 10 年浩劫付出的代价，终结了狂热和偏执造成的历史愚昧，由此，我们开始反思，反思真实的人生。

为失语者索求记忆权利，我开始写作《百年记忆》。

记忆下家庭先人向我述说过的一切，记忆比正史更丰富、也更鲜

活,捧读正史,我因被涂抹的记忆深感愤怒,捧读正史,我为被扭曲记忆感到悲哀。

我们以真实的记忆索求话语的权利,我们以真实的记忆将历史变得美丽。生命的价值在于珍惜记忆,历史的重任要我们捍卫记忆。

二 深宅大院里的买办人家

1900年，正是侯姓人家发旺的辉煌时期，五块匾侯家的当家老爷，侯六爷侯春源，时任日本三井洋行中国掌柜。那时候外国洋行在中国设立子公司，一定要设立一个华帐房。清朝政府没有外贸部，也不懂和洋人做生意，在清朝皇帝的眼里，外国全是蛮夷之邦，而洋人就更是一些野蛮人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皇帝吃够了洋人的苦头，他们视洋人为虎狼，却不将洋人看做是可以沟通的对手，依然视他们是非我族类的外鬼。

天津的侯姓人家从哪里来的？600年前，明成祖朱棣在天津设卫，从此天津开始形成一个城市，天津最初设卫时，并没有多少本土居民，再加上燕王扫北，对曾经劝阻他南下夺取王位的北方人民大肆屠杀，待到朱棣在天津设卫的时候，应该说天津已经就是一片荒芜了。天津设卫，朱棣强迫江南许多大户人家北迁移民，如此天津才渐渐成了一个大都市，天津城市人口也一天天地膨胀起来，直到成了北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再后来更形成了北中国的经济中心，天津一天天地壮大起来了。

旧天津人家，从生活习惯和礼俗上分成南礼、北礼两大流派，所谓的南礼、北礼，指的就是一部分天津人属于北方人的生活习惯，通行北方的礼俗，还有一部分天津人家通行江南人家的生活习惯和礼俗，几百年时光没有改变。

北礼人家，叫父亲的兄长为大爷，如果父亲是老三，那父亲上面的两个哥哥，一个是大大爷，再一位就是二大爷了。父亲的弟弟，北礼人家叫伯伯，这个“伯”，发“拜”的音，三伯伯、四伯伯。对于母亲，北礼人家叫妈，母亲的母亲，北礼人家叫姥姥。

南礼人家就不同了,南礼称父亲的哥哥是伯伯,大伯、二伯,父亲的弟弟,叫叔叔,三叔、四叔。对于母亲,南礼人家称娘,我写小说每写到母亲,就习惯使用“娘”字,“娘说了”,“娘怎么怎么样了”,而不习惯使用“妈”字。母亲的母亲,南礼称外婆,或者称婆婆,绝对不会叫姥姥。

天津城市居民何以分成南礼、北礼两大流派,实行北礼的人家,是原来的天津土著居民,实行南礼的人家,就是从江南来的移民了。

和我们侯姓人家有交往的亲朋都说,我祖父、我父亲和我们弟兄从容貌上看,都像是江南人,我祖父的体型,皮肤和江浙一带的乡民非常相似,从血缘上说,侯姓人家很可能是江南移民。但侯姓,世居山西,上世纪40年代,我和母亲去山西,住在大同,大同城外好几个地方,整个一个镇子,有一半人家姓侯,山西人一听说我们姓侯,还以为我们是回原籍来了呢,而我们家庭也说自己祖籍山西,只是在天津落户,才成了天津人的。

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再往前追溯,侯姓人家原来是江南大户,据我的祖母对我说,曾经有过记载的,说侯姓人家原来姓周,是一个罪臣,明成祖迁江南大户人家北上,这个姓周的罪臣就奉旨和大批移民一起到北方定居来了。

天津许多老人说起天津人,都说来自太原老槐树下,当年明成祖遣江南大户人家北迁,命令这些人举家到山西太原府报到,然后再转天津。很可能这个周姓的罪臣从江南一路到了山西,不巧得了什么病,只好在山西留下,但又怕落个抗旨的罪名,于是就改姓侯了。

侯姓人家的后人是怎么到天津定居的?山西人有了钱都出来做生意,而天津是山西出门经商的首选之地,天津有山西帮,有山西会馆,山西人在天津开当铺,开颜料行,开钱庄,也就是开银行。我的曾祖父能够做上三井洋行中国掌柜,和他的资金雄厚有直接关系。三井洋行隶属于日本三井财团,三井财团从明治维新以来渐渐地成了日本最大的财团,三井洋行在中国的业务,一方面向中国出口电气、五金产品,另一方面三井洋行还负责日本和清朝政府的官方信贷,中国政府向日本国借钱,就是经过三井洋行办理的,所以三井洋行实际上

负责两国的经济事务,和一般只做外贸生意的洋行是不一样的。

据祖父生前对我们说,我的曾祖父就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的时候,是侯家大院鼎盛时期,那时候家里设大帐房,各房各院有各自的佣人、丫头,各个“房头”还有自己的陪房丫环,每个孩子有一个专门的佣人,就是到了我这辈,侯家大院已经早就被扔到历史垃圾堆里面去了,直到我5岁,还有一个佣人专门照顾我。

一个和山西人一起到天津来经商的平头百姓怎么就和日本人拉上关系了呢?没有留下任何传说,只说是运气了。

中国民家,福寿天定,小至个人,大到朝廷,兴衰命运都是天意,个人是没有力量改变的。贫穷是天意,富贵更是天意,侯姓人家的发旺,自然也是天意了。

中国人因迷信天意而安于命运,天意会显现异象的。

传说侯姓人家发迹之前,狐狸每天每夜都往侯家大院运东西,运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运。有时候早晨院里出现了许多砖头,有时候院里突然出现了许多土豆,最令人不解的是,一年除夕,厨房煮饺子,厨娘突然发现厨房地地上堆了好多好多捏好的饺子,真是堆积如山了。哪里来的这许多饺子呢?就是自家人捏的,也不能捏好就堆在厨房地地上呀,奇怪。消息传到后院,当家的老祖宗知道了,当即吩咐全家人到后院去摆好香案,叩拜仙家护佑侯姓人家。果然,第二年,侯姓人家就开始发旺起来了。

侯家大院和许多老门老户人家一样,家族的历史系结着许多离奇的传说。据说在侯姓人家发迹之前,侯家大院就出现过异象。侯家大院也和所有的深宅大院一样,房子多,人口少,许多房子都空着没有人住,有的房子只是随便放些杂物,这些杂物也没有多少用处,一放就是几年,那些房子多少时间也没有人进去过。多小时候每到西院去,扒着雕花窗子往空房子里看,就觉得房子里面阴森森,一股寒气从房里袭出来,使人感到恐怖看得人打冷战。

西院里有一个佛堂,里面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灵位,逢年还挂起祖宗的“影”,也就是遗像,满满地挂了一面墙壁,数起来至少也有十几代了。这些位先人,男人身着朝服,女性凤冠霞珮,看着就和娘娘一

样,光看祖辈们的“影”,小时候我还真以为我们家出过皇帝呢。

西院的佛堂平时是不开放的,有一位佣人专门侍候着,每天洒扫擦拭,到时候敬上一柱香,夜里这个佣人就睡在西院。据说这位佣人,每天夜里都看见一个瘦瘦的小老头,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就看见他穿着长衫,戴着老花镜,胳膊下面挟着一把算盘,一个人默默地从什么地方走出来,穿过西院,又不知道钻到哪间房去了。佣人将神秘现象禀告给老祖宗,老祖宗嘱咐佣人不可张扬,老祖宗认为这是侯姓人家可能发迹的预兆,仙家每天夜里到侯家大院来,帮助侯姓人家整理钱财,看来侯姓人家发迹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我的老祖父也算得是中国第一代新潮青年了,他从来就不相信这类传说,老祖父说,深宅大院房子多,人少,里面自然会有小生命生存,狐狸、黄鼠狼,又喜欢恶作剧,它们模仿能力强,说不定是一只什么狐狸、或者是黄鼠狼,盗走了一件旧长衫,还盗走了一付老花镜,再盗走一把算盘,每天夜里它带上这三样东西,到院里来游戏,老佣人为讨好主子,添枝加叶,就越说越玄了。

不过,我的老祖父倒亲见过狐狸拜月的景象。那还是他年轻时候的事,那时候老祖父一人住在一间正北房里,一天深夜他觉得院里似有什么动静,拉开窗帘向院里察看,果然看见院里有一个黑影,看着就是一个人。可是什么人会在深更夜半站到院里来呢?再一细看,这个黑影个子不高,穿着一件破长衫,站直了身子,也不过才有孩子一般高。再细看,这个黑影拱着双手,头向上仰望着,不时地拜呀拜地,果然一片虔诚。这时,我的老祖父明白了,这是一只狐狸,传说狐狸敬畏月亮,每到满月,狐狸成群结队地站在月下拜月,这也是动物的一种本能了。

大户人家为自家的发迹编造种种传说,不外是要说明自家的发迹是天意,钱财不是抢来的,不是偷来的,不是不义之财,福寿天定,谁也别看着别人家发财眼红。

光编造发迹的吉象是不够的,中国人看不起暴发户,一户人家有了钱,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家包装成书香门第。传统楹联“诗书传家久,勤俭继世长”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诗书传家久”是中国人对于社会地位的最高追求,贫富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要有资格继承文化传统,如此才有品位。

曾祖父出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仍是一介布衣,但因为他负有特殊使命,使这位商人成了一个特殊人物,权势自然是说不上,没有官职,没有师爷,出门也没有警车开道,三井洋行给侯六爷配备了一部专车,只是一部东洋胶皮车。如今早就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但那时,这部东洋胶皮车非同小可。这部东洋胶皮车有特殊标志,车轮上涂着红油漆。红车轮的胶皮车,进日租界不受阻拦,日租界栅栏口上站岗的日本兵,还要向车上的人敬礼。

侯春源大人身为三井洋行中国掌柜,在天津卫不可一世。但到底儒门教诲,我家老祖宗家门百步之内不乘车,每天早晨去洋行,车子也是停在百步之外。这和当今的显贵不一样,当今的显贵,小汽车一直要开到楼门口,下车时还要把闲杂人等轰开,摆的就是威风。侯六爷每天早晨去洋行,在走出百步登车之前,一路上无论遇见什么人,都要拱手问好。

侯春源大人,在侯姓人家排名第六,街面上人称侯六爷。侯六爷出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之后,从侯姓人家分家出来,在当时天津卫的黄金地段大直沽建了一处大宅院,这就是本人小说中常常写到的那处侯家大院。侯姓人家最辉煌的时候,据老祖母生前对我们说,每年正月十五,灯节,家家户户放“花”,就是现在的放焰火,放焰火,费用极高,侯家大院放焰火绝对比大商号的成色高出多少倍,在大直沽一带,正月十四接闺女,正月十五晚上看侯家大院放焰火,已经成了一道风景了。

放一次焰火要用多少钱,没有人说过,据说现在重大节日放焰火,每次都要用上上百万,侯姓人家没有那么大的财势,拿出上百万元来看热闹,也是造孽了。但能够在大直沽居民区里制造节日气氛,一定也是一笔大花销了。

侯六爷有了钱,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救济穷人,想于慈善事业上做一点点贡献。在天津卫,慈善事业的标志,就是开粥厂。粥厂,市间没有饭吃的穷苦市民,每天可以到粥厂来领一碗粥,粥厂多于冬天开设,我看见过的,一个大大的席棚,棚里有几口大锅,取粥来的穷苦

市民,在粥厂外面排成长队,依次走进粥厂,自己带着粥盆,由舍粥的伙计盛一盆粥。

粥厂有大有小,大粥厂每天舍 1000 号,小粥厂每天舍 100 号,去粥厂领粥,事先也要登记,更要经过审批,当然不像后来办户口那样严格,只要到粥厂去一趟,不经过任何审查就可以领到号了,当然要早去,去迟了,就没有号了。

开粥厂之后,还想再做些慈善事业,每年冬天舍一次棉衣,据我的老祖母生前对我们说,侯姓人家每年都要舍上百件棉衣。舍棉衣要有仪式,事先也要登记,登记的事情由“地方”负责。“地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天津卫,“地方”是一种无形的民间组织。

舍棉衣还有一点小小的仪式,我在小说《天津百年》的第一部《买办之家》中描写过舍棉衣的场面,仪式虽然不很隆重,但也要有一番表演。到了舍棉衣的那一天,地方各界贤达自然要到场助兴,有的人家还会请来记者,舍棉衣的人家,老家长一定要亲自到场,还得衣冠楚楚,正二八经地非常严肃,粥棚外面张灯结彩,领棉衣的穷苦市民到齐之后,还得搞点活动,各界人士致词,向领棉衣的穷苦市民说几句话,一定要说明这次棉衣是谁家施舍的,更要领棉衣的穷苦市民记住这户慈善人家的恩德,最后施舍棉衣人家的老家长出面致词,譬如什么“天灾人祸,百姓涂炭,一时穷困,生计无着,本人某某,一不能济世,二不能回天,只能以家人刻苦节俭之所余,买得几件薄衣,施舍邻里御寒活命,身单力薄,杯水车薪,唯家乡父老知我一片诚心。”云云云云。

侯六爷为什么要行善举?他不开粥厂、不舍寒衣行不行?当然行,不会有人动员他开粥厂,更不会有人给他指标每到寒冬一定要施舍多少件寒衣。侯六爷为什么要行善举,最后在侯家大院外面立了善人坊?此中自有原因。

旧日中国,有三种人家受到社会保护,还不光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社会保护,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动乱之中,这三种人家可以免遭劫难。

哪三种人家可以得到社会保护?

兵不犯，盗不抢，贼不偷。

一是状元府第。一户人家出了一位状元，那是给家乡父老争光露脸的事，一个人出门在外，说起自己是“×××状元同乡”，也算得是一种“出身”了。偷了状元府，就是偷了全乡父老，那是要遭到同乡唾骂的，那个盗贼也就休想再在乡里住了。第二种人家，贞节烈女，那是更不能偷盗的了，节妇清贫，家里没有隔夜之炊，就是下到院里，你也休想找到什么东西；再说，夜深人静，你一个粗男人下到人家节妇院里，偷物事小，名声为大，被人捉到官府，那是有杀头之罪的。第三种不能偷的人家，就是善人府了，人家有钱行善举，开粥厂，舍棉衣，你把善人府第偷了，一方的穷人还靠谁人施舍呢？

侯六爷吃洋饭，背后有三井洋行的势力，在朝廷官员眼里，就和洋人一样，据我的老祖父生前对我们说，有一天晚上侯六爷喝醉了酒，坐上车子，就是侯六爷大人专用的那辆红轮胶皮车，我爷爷怕老人家出去惹事，不能劝阻，就坐在后面一辆车上，紧紧地跟随。侯六爷吩咐车夫把胶皮车拉到天津府衙门，下得车来，狠狠地敲天津府衙门的大门，了得，府衙门，政府机关，一个普通百姓夜半三更敲府衙门的大门，道台大人出来，不打你40大板才怪。但，敲门的是侯六爷吗？差役禀告到道台大人面前，道台大人立即吩咐开门，亲自出来迎接。

夜半三更，侯六爷找天津府道台大人有什么事？

下棋。

侯六爷喝醉了，我爷爷没喝醉，看见道台大人出来，我祖父忙上前致歉：“唉呀，道台大人，有罪有罪，家父酒后放纵，还请道台大人海涵。”

我爷爷还想向道台大人再说几句致歉的话，只是，你猜怎么着，道台大人居然吩咐差役摆好棋盘，而且茶水侍候，将侯六爷请进大厅，他两个人对面坐下，当头炮，把马跳地下起棋来了。

当然，这盘棋下的时间并不长，没走几步，侯六爷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立即，我爷爷叫来胶皮车，又将我的曾祖父拉回来了。第二天我的曾祖父一觉醒来，我爷爷对他说过昨天夜里去找天津府道台大人下棋的经过，我的曾祖父立即备下重礼，赶到天津府，向道台大人谢罪。

侯六爷膝下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没有立住,夭折了,二儿子侯晋祺自幼苦读诗书,于旧学甚有造诣,三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侯晋泰,热心新学,成了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也算得是张伯龄先生的弟子了。据老祖父生前对我们说,在南开大学读书,老祖父因为自幼养尊处优,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和同学们一起吃饭,什么也吃不着,张伯龄校长看我的老祖父过于腼腆,每天吃饭都让我的老祖父和他一起吃,这样我的老祖父于南开大学读书时期才没有挨饿。

侯六爷的第四个儿子,有生理残疾,自幼什么事情也不做,人人都得宠着他,养了一身的坏毛病,最后还是早早地去世了。如此,侯姓人家的第二代主子,实际上就是我的二爷和我的祖父兄弟两个。

老爹有这么大的财势,自然不需要孩子自己出去奋斗,我祖父和他的哥哥就在家养尊处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好在到底家教严格,老祖父弟兄两个也知道自律,生活虽然优越,兄弟两个都没有染上坏习气。二哥侯晋祺努力旧学,每天刻苦读书、写字,后来到我懂事的时候,每次到二爷院去,还总看见二爷恭恭正正地坐在案上读书、写字。二爷侯晋祺于书法上造诣极深,却从来不送人书法作品,有一次我问我祖父,二爷写的字这样好,怎么街上那么多字号就没有一家的牌匾是二爷写的呢?我祖父一听立即就捂住了我的嘴巴,更是万分紧张地嘱咐我说,这话千万别去问你二爷,你问他为什么不写牌匾,他会生气骂你的。写牌匾,那是生意字,以自己的书法去换钱谋生,是最被读书人看不起的事,记住,你二爷的字是秘不示人的。

这就是我的二爷爷,二爷爷青年时期,一心读书,据祖父告诉我说,二爷爷读书读到已经不啻世事了,二爷爷从来不和亲戚走动,无论谁家的红白大事,二爷爷都不参加,外出应酬的事都由我祖父出面。侯六爷公务繁忙,每天还要接到许许多多的邀请,更有许多应酬,譬如哪位大人的寿日呀,或者是谁家里有了什么事情呀,侯六爷接到邀请自己没有时间出席,就由我祖父代表出席,那时候我祖父也就是才十几岁,但我祖父是代表侯六爷来的,受到的礼遇和侯六爷一样,宴会上,侯六爷坐在什么地方,我祖父就坐在什么地方,出席宴会的人对侯六爷什么态度,也得对我祖父什么态度,人年轻,身份重,封

建,就是这个规矩。

二爷爷侯晋祺从不参加这类应酬,只在家里读书用功,确实确实,侯晋祺大人于旧学上的功底绝对不在什么大学者之下,解放前夕,二爷爷住在老英租界,英租界里住着许多前朝的遗老遗少,我的二爷爷没事就去找那些人一起吟诗说古,日子过得倒也悠闲。

我祖父侯晋泰性格和他的二哥截然不同,我爷爷对于中国旧学没有兴趣,字也写得不好。我看见过的,遇到什么场合,有人摆好文房四宝,请我爷爷留墨宝,我爷爷当即就给人家下不来台,气乎乎地对人家说:“别让我留骂名了。”

当然,就算我爷爷于旧学没有兴趣,到底自幼受的家学教育,于书法上总还是有一些修养的,在我眼里,爷爷的字,绝对已经就是艺术品了,和现在许多书法家比起来,未必就在他们之下,再看如今许多名士到处题字留下的那些破字,才更知旧知识分子的自重,真是难得的修养了。

天津是一个新学昌明的开放城市,大教育家严范荪先生最早在天津开办了敬业学堂,(南开大学的前身),我祖父就是敬业学堂第一届学生。敬业学堂设立新学课程,其中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英文,爷爷早年读书用的课本我还看见过的,那种书叫《英文法程》使用的还是韦氏音标,读起来和说中国话一样,极是生硬,“介斯一斯买布克”(this is my book)和现在的国际音标绝对不一样。我小时候跟爷爷学英文,就是这样学发音的,所以直到如今我的英语发音不正确,到了美国和美国人说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

敬业学堂的学生,在当时的正统人士看来,已经就是新潮异类了,接受新学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看清了满清政府的腐败,革新社会,寻求真理,是新潮学子们最高的人生理想。后来我曾经问过祖父,许多南开大学的学生都远渡重洋寻找真理去了,怎么您就没有参加这样的革命行动呢?老祖父回答我说,第一代远去法国寻找真理的同学曾经找到过他,希望他能和大家一起去法国,“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有必要冒那样的生命危险寻找真理去吗?”就是这个原因,我的老祖父于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参加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壮举,优越的

生活环境,不可能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只能是一个落伍者,跻身于芸芸众生之中,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

侯春源大人就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每年有多少收入?无据可查。据老祖父说,那时候侯家大院过的日子和皇宫差不多,侯姓人家吃皇粮,也就是“番邦”给天朝进贡的粮食,“贡米”,红颜色,米粒大,18粒米排起来正好一寸,民家吃这种米,被官府知道了是要治罪的,但侯家大院公开吃这种米。不光是侯家大院吃这种米,天津北京许多户人家都吃这种米。不是百姓要造反,是皇帝不行了,满清王朝的天下行将崩溃,满天下流传着一句话,“完了”,人们也不说什么“完了”,心照不宣,人们都知道什么玩艺儿要完了。

老子有钱,儿子什么事情也不做,我祖父到底每天还去南开学堂读书,他的二哥侯晋祺哪里也不去,每天只是写字,读书,吟诗,詮注古籍,忙得也是可以。白天我祖父去学校读书,晚上回来兄弟两个就一起玩。玩什么?养鸽子,养花。侯家大院每年都要剩下不知道多少粮食,有一年说是一包绿豆要生虫了,我祖父和他的二哥吩咐人将一包绿豆抬到后院,随意撒在地上喂鸽子。鸽子吃得高兴,最后吃得个个拉稀,两兄弟这才知道绿豆性寒,鸽子光吃绿豆是要拉肚子的。

侯晋祺雅好书画,那时候有跑书馆的书贩,常常到大宅门来,捎些笔墨纸张,也捎些古玩字画,二哥侯晋祺有一天对他的弟弟说,跑书馆的带来了一卷黄山寿的《百菊图》,黄山寿是有名的宫廷画家,以画菊闻名,他的《百菊图》世上只有一卷,如今流传到民间,而且被带进了侯家大院,不留下,真是有罪了。

黄山寿的《百菊图》,无价之宝。跑书馆的贩子说,本来是一位雅士的镇宅之宝,这位书贩知道侯晋祺大人雅好书画,也有资格拥有艺术珍品,所以才借出来请侯公子过目,至于要买,那可谁也做不了主了。

经过再三恳求,书贩答应去向本主透透意思,肯于出让,自然大家欢喜,人家执意不出手,那就谁也没有办法了。

经过再三努力,好不容易原主答应出手了,原主说了,侯姓人家是有名的书香门第,这卷《百菊图》放在侯家大院比放在小门小户更